晚書訂疑

晚書訂疑卷中

新安程廷祚緜莊撰

書序

漢志云孔子纂書上斷于堯下訖於秦凡百篇而爲之序夫以序爲孔子作其誰敢信始周秦閒爲尙書之學者記其所聞而作也疑與安國壁中書同出故司馬遷從安國問而載於史記歐陽夏侯三家皆不言序後漢孔學旣行注尙書者遂皆注序則序出于孔信矣案序於經不足爲輕重而二十八篇之外羣逸

書賴以垂其篇名若爲稽古之一助然嵩而百兩之
淺陋後而二十五篇之補綴又莫不由之以起嗚呼
秦火以後聖經之得喪安危豈人所能爲哉
二十八篇載於史記其踈謬之甚者則金縢與文侯之
命是也其合於伏而不合於序者舜典入於堯典益
稷入於皐陶謨不合於伏而合於序者盤庚分爲三
顧命康王之誥分爲二又序之所有而史記不錄者
二十九篇汨作九共九篇槀飫大禹謨釐沃疑至臣扈
仲丁河亶甲祖乙說命三篇旅獒旅巢命蔡仲之命成

王政將蒲姑亳姑君陳君牙有序所無者一篇太戊

其於序雖有異同而要不可以遷爲不見序者也又

棄禹謨說命在晚出之書重若鼎呂而史記弁其序

而逸之使安國誠有此眞古文而從之問者顧如此

故

伏書合者四篇而序皆分之堯典皐陶謨盤庚顧命九共之書不

知何以作而篇有九咸乂四篇說命泰誓俱三篇咸

湯從先王居既作帝告又作釐沃伊尹醜有夏而歸

以告汝鳩汝方亦有二篇湯既不遷夏社欲明其義

一篇足矣又作疑至作臣扈古人淳質何書策之多邪蓋古書古有百篇之說而其名不皆傳後之作序者或一事而製數篇或一篇而分數卷但欲增益篇題以盈其數不知舉成數者無擇於多寡而胡兢兢以百爲也且左傳有夏訓伯禽之命唐誥大傳之序有揜誥𢧵記有尹告墨子有禹誓禹之總德湯之官刑逸周書有祭公之顧命禮記引祭公誤作葉公諸篇書之所有而序之所無者尚復不少孰謂盈百之數遂足以謗詩之多哉此篇出于諸僞書之蔣好古者有所不

忍棄後儒謂之小序而反以孔安國之僞序爲大序
顚倒甚矣今略舉其可疑者疏之於後
昔在帝堯聰明文思光宅天下將遜于位讓于虞舜作
堯典
虞舜側微堯聞之聰明將使嗣位歷試諸難作舜典
陸氏釋文云梅賾奏上孔傳古文尚書亡舜典一篇
時人乃取王肅注堯典自愼徽五典以下分爲舜典
續之齊明帝建武中吳興姚方興采馬王之注造孔
傳舜典一篇云於大航頭買得上之梁武時爲博士

議曰孔序稱伏生誤合五篇皆文相承接所以致誤舜典首有曰若稽古伏生雖昏耄何容合之遂不行用案二典本為一篇孟子史記並同自序始分為二晚書因之然觀梁武之言雖若證孔氏之不誣而實以明伏生之非誤若曰五篇之合以文相承接未嘗有害於理此晚書初出尚未見信於人之時也

正義謂方興初上只有十二字其下十六字乃出於隋開皇二年購募遺典之時案二十八字潤色修飾自齊建武至是百年而後具然則二十五篇之多晉

宋以後必非一時一手所能結構亦可想見於此矣
此穎達輩之所不能諱也
案宋書禮志載魏明帝時高堂隆引書有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建皇授政改朔之語出尚書緯近代朱氏竹垞信爲古舜典之遺文欲以代二十八字補於月正元日之上夫古書削除一疑甚難而可增益之乎好新喜事學者之大戒也
晉太康初尚書郎摯虞討論新禮引巡狩之文仍作堯典賈公彥序周禮云堯典有典樂納言之職又漢

書百官表引尙書命羲和垂龍作納言師古注曰自
此以上皆堯典之文唐人言猶云然則古序分典爲
二誠不可解
帝釐下土方設居方別生分類作汨作九共九篇稾飫
孔穎達曰凡此不見其經暗射無以成中孔氏順文
爲解是非不可知也他皆放此
案書大傳引九共之文有曰予辯下土使民平平使
民無傲與序微若相應造孔傳者蓋未之見也
又案大禹敘九疇在唐虞之世九疇卽左傳之九功

也九功又疑即九共乃洪範之本原說詳通議
皋陶矢厥謨禹成厥功帝舜申之作大禹皋陶謨益稷
詳序之意蓋以皋陶謨中大禹之言亦多故幷序之
而仍以謨歸皋陶其曰大禹皋陶謨者言皋陶謨亦
可稱大禹謨而非又有所謂大禹謨也造書者未暢
厥旨而其書亦終與謨體不類辨見卷下
尚書固有以人名篇者如太甲盤庚微子之類以其
書繫乎其人也若此書以暨益暨稷一語遂分爲篇
而他皆無預於益與稷則亦不成乎其名矣謂古文

而有是乎　○以上虞書

禹別九州隨山濬川任土作貢

啟與有扈戰於甘之野作甘誓

太康失邦昆弟五人須於洛汭作五子之歌

案自此以下史記乃載

羲和湎淫廢時亂日允往征之作允征　○以上夏書

自契至於成湯八遷湯始居亳從先王居作帝告釐沃

書大傳引帝告有施章乃服明上下之文

湯征諸侯葛伯不祀湯始征之作湯征

湯曰予有言人視水見形視民知治不伊尹曰明哉言能聽道乃進君國子民爲善者皆在王官勉哉勉哉湯曰汝不能敬命予大罰殛之無有攸赦此史記所載湯征之文也似古書之幾缺者

此篇與湯誥宜皆在安國古文十六篇內

伊尹去亳適夏既醜有夏復歸於亳入自北門乃遇汝鳩汝方作汝鳩汝方

伊尹相湯伐桀升自陑遂與桀戰於鳴條之野作湯誓

湯既勝夏欲遷其社不可作夏社疑至臣扈

遷社必有其說孔傳謂欲變置社稷而後世無及句龍者棄孟子云旱乾水溢則變置社稷不過改從其地而降殺其禮之謂未聞皆黜舊祀之神而更有所立也且易姓受命事所常有又安得無窮之句龍而變置之乎若云喪國之社屋之夏既喪矣宜云欲屋其社不可而何以曰遷邪竊謂國以社稷為重遷社即革命也夫湯以聖人而繼舜禹禪讓之後不得已而伐暴救民豈富天下哉勝夏之初諸侯羣臣必以為夏命可革矣湯則立夏之子孫退就臣服而未嘗

欲爲天子序曰欲遷夏社諸侯羣臣之意也曰不可
湯之謙讓也故必待朝覲獄訟皆歸有商而後踐天
子之位夏社之作其湯公天下之心乎惜書既不傳
而序亦不能言其故若孔傳所言則鑿之甚者矣且
如其說湯之所爲其去後之取天下者幾何哉更以
武王之事證之武王克商不立箕子與微子而立武
庚奉以世及之禮而仍其故國之號此卽不遷夏社
之義也武庚既誅改封微子於宋則遷矣觀序於微
子之命曰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命微子啟代殷後

其言豈不著明矣乎然則湯之克夏所立者必桀之冢嗣也

夏師敗績湯遂從之遂伐三朡俘厥寶玉誼伯仲伯作典寶

案桀自鳴條奔三朡湯師追之而桀復奔南巢序云俘厥寶玉蓋桀載寶以行而為湯師所獲因獻俘以為亡國之戒可矣書名典寶則重之之辭也豈聖王而重寶玉乎可謂名實不相符矣

湯歸自夏至于大坰仲虺作誥

湯既黜夏命復歸於亳作湯誥

史記載湯誥曰維三月王自至於東郊告諸矦羣后毋不有功於民勤力迺事予乃大罰殛女毋予怨曰古禹臯陶久勞於外其有功乎民民乃有安東爲江北爲濟西爲河南爲淮四瀆已修萬民乃有居后稷降播農殖百穀三公咸有功於民故后有立昔蚩尤與其大夫作亂百姓帝乃弗予有狀先王言不可不勉曰不道毋之在國女毋我怨

咎單作明居

成湯既沒太甲元年伊尹作伊訓肆命徂后

案殷本紀湯崩外丙立三年仲壬立四年然後太甲立其說與孟子同序謂湯沒而太甲改元者誤也程子謂古人以歲爲年外丙仲壬幼不可立而立太甲之差長也夫適孫於次當立孟子既以太甲爲繼湯何必更言外丙仲壬之幼至當日舍適孫而立太丁之弟者必太甲之不克負荷爲伊尹所逆覩其後二君短祚不得已而立之爾孔穎達不明於原委乃以史記爲妄而咎皇甫謐安祖述之誤豈不謬哉

太甲既立不明伊尹放諸桐三年復歸于亳思庸伊尹

作太甲三篇

伊尹作咸有一德

沃丁既葬伊尹于亳咎單遂訓伊尹事作沃丁

伊陟相太戊亳有祥桑穀共生於朝伊陟贊于巫咸作

咸乂四篇

案太戊爲賢君由於見妖而能修德又能任伊陟及

巫咸也至咸乂之篇乃紀巫咸之治績序言伊陟贊

於巫咸疏謂大臣先共議論而後以告君殊不可解

詳其文意蓋謂太戊欲修政事伊陟乃進巫咸而巫
咸遂成其治績也
史記有太戊一篇與序不合
太戊贊於伊陟作伊陟原命
史記云太戊贊伊陟於廟言弗臣伊陟讓作原命孔
傳云告伊陟以改過自新承桑穀之怪而言史記則
謂太戊嘉伊陟之功德而錫命之陟不敢當故又作
原命原卽原筮原蠶之原謂再命也原非臣名案序
文本多荒略而解者又加以附會愈不可得而通矣

仲丁遷於囂作仲丁

河亶甲居相作河亶甲

祖乙圮於耿作祖乙

盤庚五遷將治亳殷民咨胥怨作盤庚三篇

高宗夢得說使百工營求諸野得諸傅巖作說命三篇

高宗祭成湯有飛雉升鼎耳而雊祖己訓諸王作高宗肜日高宗之訓

殷始咎周周人乘黎祖伊恐奔告於受作西伯戡黎

史記作西伯伐饑國滅之紂之臣祖伊聞之而咎周

文理較明

殷既錯天命微子作誥父師少師○以上商書

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一月戊午師渡孟津作泰誓三篇

武王在位之年惟竹書紀年差若可信他書以武王即位上繼文王受命之年者不經之甚者也案紀年稱紂在位五十二年文王應薨於紂之三十九年紀年言文王以文丁十二年即位文丁在位十三年帝乙在位九年加紂之三十九年爲享國五十年也其言文王薨於紂四十一年則誤武王在位十七年紂之四十年爲元

年十三年克殷紀年作十二年誤後四年而崩克殷訪箕子皆在一年故洪範云惟十有三祀有疾在十四年故金縢云既克商二年有疾紀年亦在十四年其他事實不免舛錯以經傳之而知紀年之可信也史記稱武王十一年伐紂又言後二年訪箕子雖小有參差而以武王爲自有其年則與竹書同至若泰誓序稱十一年伐殷本無異於史記而晚出之孔傳必欲以妄說誣之殊所未解夫史記固謂西伯蓋受命之年稱王後七年而崩而其言九年武王上祭於畢則自爲武王即位之九年

非繼文王也斯時妄說未興故雖以馬遷之好怪而守正如故又安得謂書序所云十有一年爲武王之四年乎或曰安知周紀之九年必非繼文王耶曰此不獨周紀也齊世家云文王崩武王即位九年欲修文王業東伐會世家云武王九年東伐至盟津其言不一而足矣以是知之且說經者必當以經爲斷十有三祀經有明文使誠爲武王之四年則經必不曰十有三年何則以後君之年上合於先君者古無是事經亦無是義蓋昭然如日月也其妄自劉歆三統

歷始孔穎達附會僞傳引大戴禮文王十五而生武王謂文王崩時武王已八十三在位適滿十年不得以十三年伐紂顯然欲舍洪範之明文以從劉歆尤可異者謂必欲繼文王之年爲其卒父業故也記曰武王纘太王王季文王之緒舟乎此未聞以其年相繼者而武王獨爲之何居且以年繼文王非在克紂之後夫武王已渡孟津尚以未能克紂爲慮而即位之初遽云能卒父業孰謂有是理乎且大戴之說何足深信逸周書有言發之未生至於今六十年又安

見武王之壽必如世子篇所云也愚獨恨自劉歆而後武王遂無在位之實年旣誣書序以及史記且以史記所無劉歆始有之說謂安國有此傳尚書有此古文而千載遂蒙其欺何哉受命九年說見下卷

中庸謂武王一戎衣而有天下師之不再舉也明矣史記乃謂九年觀兵十一年伐紂未知所據其卽民閒之泰誓與書序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卽繼之曰一月戊午師渡孟津是序以伐殷爲十一年之事雖不能無誤而未始有觀兵之說也僞傳必欲以史記

誣之而其年不合則又附會於三統歷三統歷曰文王既崩再期在大祥而伐紂此必以史記有爲文王木主載於軍中之文因爲是說耳聞行師者必載遷廟主於齋車以示有尊無遷廟主則以幣帛皮圭告於祖禰遂奉以行（俱曾子問文）此古人之常禮豈以喪未畢乎且歆言愚甚疑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孔子稱周之德以武王亦有十三年之在臣服也使文王終身事殷而武王如此可以爲至德乎即曰紂惡日甚亦何至不忍於三年也其既興師而復有二

年之不遂事又何也遷言愚亦疑之盟津之會諸侯皆有安天下之心使同欲加兵於商則武王不能獨遏使尚有以紂爲不可伐者則武王爲無先見之明而猥曰天命未至遂可引而還歸乎可疑者一也且盟津之去商郊三四百里紂獨不聞之耶聞之而使一介行人問其興師大會之由則周人將何辭以對可疑者二也傳曰以示弱也吾不知將以弱示諸侯乎示商人乎示商人則不信示諸侯則二年之後又何以號令於天下不近於幽王之舉烽火耶可疑者

三也愚是以知觀兵之無是事也其在周頌之酌曰於鑠王師遵養時晦時純熙矣是用大介此言武王之所以受命詩序以爲告成大武是也夫武之遵養時晦卽文之內文明外柔順也必待周德大明而後興伐商之師讀此詩而知不至於十有三年則不足以養晦棄時而順天應人矣而謂觀兵爲有其事乎乃僞傳旣重誣書序且晚書泰誓有觀政於商之語而於武成又言肆予東征謬誤相因蓋皆史記與三統歷啟之也

案史漢儒林傳及漢書藝文志竝云伏生所得之書爲二十九篇志於古文經四十六卷外別載經二十九卷者是也以今攷之虞書二篇堯典皋陶謨舜典益稷不分夏書二篇禹貢甘誓商書五篇湯誓盤庚合一篇高宗肜日西伯戡黎微子周書十九篇牧誓洪範金縢大誥康誥酒誥梓材召誥洛誥多士無逸君奭多方立政顧命康王之誥不分呂刑文侯之命費誓秦誓二十八篇而已將以其一爲書序邪彼五篇後儒所分者今皆無之此顯違於書序則伏書之無序可知矣或其

一為後出之泰誓邪史漢俱謂伏生得書在漢初壁錎往受亦當孝文之世民閒泰誓武帝後得其不應在二十九篇之數抑又明矣又案周本紀所載泰誓其文似兩篇歬篇自九年武王上祭于畢至乃還師歸中有白魚躍入王舟有火流於王屋之語後篇自十一年十二月至不可再不可三其中雖無羣書所引之文而詞氣渾古近于牧誓似非民閒所能偽造此殆二十九篇同時所得之一也歬篇馬融譏其淺露且言神怪蓋出於武帝之時者說者以為觀兵時

作非泰誓也後人或又以合于伏書不可得而攷矣

今錄周紀泰誓於後以待博士異日誦習焉

十一年十二(宜作一)月戊午師畢渡盟津諸侯咸會曰孳孳無怠武王乃作泰誓告于衆庶今殷王紂乃用其婦人之言自絕于天毀壞其三正離逷其王父母弟乃斷棄其先祖之樂乃爲淫聲用變亂正聲怡說婦人故今予發維共行天罰勉哉夫子不可再不可三

案史記所載湯征湯誥乃孔安國者若此

篇則宜歸伏氏以全二十九篇之數故先儒亦俱謂伏書有泰誓但不能言其眞僞與冉篇之出反在後耳先儒以爲僞泰誓者宜屬冉篇然此篇文意玩之似多殘缺而逸在他書者如詩疏所引泰誓師乃鼓譟冉歌後舞格于上天下地咸曰孜孜無怠似宜在諸侯咸會之下又詩箋所引天將有立父母民之有政有居與漢書所引正稽古立功立事可以永年丕天之大律等文似皆宜在此篇

武王戎車三百兩虎賁三百人與受戰于牧野作牧誓

武王伐殷往伐歸獸識其政事作武成

孔傳之解此序非也如謂往與歸對言則上文既言伐殷不必更言往伐以歸獸爲放牛歸馬則歸既屬武王又爲武王之歸獸恐無此文理矣竊謂佚序者猶及見古之武成蓋往伐歸獸此伐殷之後二事也往伐言紂之餘黨則往而討之如伐奄滅國五十之類是也歸獸卽所謂驅虎豹犀象而遠之是也孟子蓋卽據武成以爲言此語猶略見世俘解中益信孟子所見之武成今未亡矣

武王勝殷殺受立武庚以箕子歸作洪範

武王既勝殷邦諸侯班宗彝作分器

西旅獻獒太保作旅獒

案序有旅巢命又云周公旅天子之命作嘉禾旅皆訓陳今旅獒之旅既爲西方國名又爲太保陳戒遂令二旅字文同而義異可乎鄭云獒讀曰豪謂酋豪也以旅獒爲陳命西戎之辭爲是孔穎達不曉獻指乃譏鄭氏不見古文爲此妄說何邪

巢伯來朝芮伯作旅巢命

武王有疾周公作金縢

序之荒率無理莫此爲甚

武王崩三監及淮夷叛周公相成王將黜殷作大誥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命微子啟代殷後作微子之命

唐叔得禾異畝同穎獻諸天子王命唐叔歸周公于東作歸禾

周公既得命禾旅天子之命作嘉禾

漢書王莽傳引逸嘉禾篇曰周公奉鬯立于阼階延登贊曰假王涖政勤和天下案此書漢人引之自應

在十六篇中若謂周公立於阼階與贊稱假王孔氏書中豈有預以纂竊導新莽者或中祕所藏學者學見而其後劉歆增潤之與

成王既伐管叔蔡叔以殷餘民封康叔作康誥酒誥梓材

三篇宋儒攷訂爲武王之書固亦有理然殷之故都在武王時爲三監之地無地以封康叔故書傳竝言康叔封於成王之時而序亦云然也夫妹邦紂惡漸染於毒武庚扇動於後非康叔之嚴明不足以鎮撫

之成王蓋重是命也不敢自專而合周公追爲武王之辭以誥此於事情有可揣摩而得其彷彿者後儒謂因洛誥錯簡而致誤豈其然哉

成王在豐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作召誥

召公既相宅周公往營成周使來告卜作洛誥

成周既成遷殷頑民周公以王命誥作多士

書以多士名篇而序乃稱頑民非惟失周家忠厚之意而戾于書亦甚矣案史記作遷殷遺民未知何時始改爲頑至晚出之畢命遂視爲當然曷足怪哉

周公作無逸

召公爲保周公爲師相成王爲左右召公不說周公作

君奭

召公不說言召公不說久于其職也序辭不達其意

闕

蔡叔既沒王命蔡仲踐諸侯位作蔡仲之命

成王東伐淮夷遂踐奄作成王政

成王既踐奄將遷其君於蒲姑周公告召公作將蒲姑

成王歸自奄在宗周誥庶邦作多方

周公作立政

成王既黜殷命滅淮夷還歸在豐作周官

成王既伐東夷肅愼來賀王俾榮伯作賄肅愼之命

以魯語攷之則此命應作於武王之世卽不然而肅愼絕遠其來亦不因成王之伐淮夷也孔傳以爲海東諸夷周初豈嘗用兵於是哉

周公在豐將沒欲葬成周公薨成王葬于畢告周公作亳姑

周公既沒命君陳分正東郊成周作君陳

成王將崩命召公畢公率諸侯相康王作顧命

康王旣尸天子遂誥諸侯作康王之誥

康王命作册畢分居里成周郊作畢命

辨見卷下

鄭康成云畢命逸篇有册命霍侯之事不與書序相

應非也鄭之所云疑在十六篇內其書未見難斷然

東漢儒者之重書序於此可見

穆王命君牙爲周大司徒作君牙

穆王命伯冏爲周太僕正作冏命

呂命穆王訓夏贖刑作呂刑

平王錫晉文侯秬鬯圭瓚作文侯之命

魯侯伯禽宅曲阜徐夷並興東郊不開作費誓

秦穆公伐鄭晉襄公帥師敗諸崤還歸作秦誓○以上周書

案此乃晚書百篇之次也穎達謂賈逵鄭康成本與此有異今錄于後　堯典　舜典　汨作　九共九篇　槀飫　大禹謨　皋陶謨　益稷　禹貢　甘誓　五子之歌　允征　帝告　釐沃　湯征　汝鳩　汝方　夏社　疑至　臣扈　湯誓　典寶　仲

虺之誥　湯誥　咸有一德　明居　伊訓　肆命
徂后　太甲三篇　沃丁　咸乂四篇　伊陟　原命
仲丁　河亶甲　祖乙　盤庚三篇　說命三篇　高
宗肜日　高宗之訓　西伯戡黎　微子　泰誓三篇
牧誓　武成　洪範　分器　旅獒　旅巢命
金縢　大誥　微子之命　歸禾　嘉禾　康誥
酒誥　梓材　召誥　洛誥　多士　無逸　君奭
成王政　將蒲姑　多方　周官　立政　賄肅
慎之命　亳姑　君陳　顧命　康王之誥　畢命

君牙　冏命　蔡仲之命　費誓　呂刑　文侯之命　秦誓

又正義云鄭康成於伏生二十九篇之內分出盤庚二篇康王之誥又泰誓二篇（謂漢代所出之泰誓也）爲三十四篇更增益僞書二十四篇爲五十八謂其說見於鄭注書序今錄其目於後　舜典一　汨作二　九共九篇十一　大禹謨十二　益稷十三　五子之歌十四　允征十五　湯誥十六　咸有一德十七　典寶十八　伊訓十九　肆命二十　原命二十一

武成二十二　旅獒二十三　冏命二十四

案漢代僞書無所謂二十四篇惟孔疏有是說謂出於鄭康成而載於劉向別錄者然劉在鄭前若劉先見之則藝文志當有其目矣志旣杳然而鄭又何以知之以爲安國之書則當爲十六篇而安國亦非僞以爲張霸之書則當爲百兩篇而其數何爲十六其說之錯互虛誕如此愚并已剌其故而闢之矣乃近日山陽閻百詩氏元和惠定宇氏皆頗能言晚書之僞者而於是說則篤信爲愚所未解也閻氏疏證愚

別有辨見青溪存稿

晚書訂疑卷中終

晚書訂疑卷下

新安程廷祚緜莊撰

雜論晚書二十五篇

昝漢武之世民間於伏生二十八篇之外復得泰誓獻之博士傳以教人其辭淺鄙非古書也東漢馬融起而疑之曰吾見書傳多矣凡諸所引今之太誓皆無此言趙岐注孟子亦云今之太誓篇後得以充學故不與古太誓同諸傳記引太誓皆古太誓也觀於二子之論則書之見疑於世者豈無故乎彼晚出之書

自左傳國語以及先秦諸子所引注家指爲逸書者悉皆攟摭囊括罔有或遺此蓋懲馬氏之譏太誓而欲以此必天下之信從也然吾於此獨有疑焉夫書有百篇除伏孔所得其逸者尚四十二篇今書傳所引皆在二十五篇而無在四十二篇者何也且先秦以前書傳不存者多矣何以引二十五篇者則皆存而不引者則皆亡也虞夏商之書書傳所引者多猶能宏深周書自旅獒以後書傳所引者少即不能宏深書篇之短長係乎引用之多寡又何也然則晚書

以采集補綴爲功而投入以瑕卽在于是將謂季長
復生能俯首而無疑乎夫以千古之遺文墜語而能
組織爲篇各成體製此非殫見洽聞豐文贍辭之士
固有所不逮也是以出最晚而行最橫觀其一篇之
中嘉言讜論層見疊出令讀者歡欣鼓舞而忘倦視
伏書反若過之然筋弛脈緩外有餘而內不足無上
古渾噩淳樸之風厲之不可爲眞有灼然者全創造
之時代與其人茫無可攷竊嘗思之蓋晉之儒者閱
尙書之殘缺而補亡擬作未嘗自以爲古文之晚出

也何則彼誠欲僞安國之書豈不知十六篇之說昭
昭載於史漢而爲此二十五篇哉斯之不符正以明
其非僞乃無識者妄以編入尚書作序作傳託之安
國至于情見勢詘而緣飾彌縫無所不用其極此皆
非爨之補擬者所能逆覩也嗚呼陋儒之害可勝道
哉運回數極宜有變更今於攟摭書傳諸語畧加指
明如左云
大禹謨
萬國咸寧周易

晚書采集傳記引書之外亦多用古籍成語以屬文

此類是也

舍己從人 孟子

堯曰吾不敖無告不廢窮民 莊子天道篇

夏書曰天子之德廣運乃神乃武乃文 呂氏春秋諭大篇

書曰去邪勿疑任賢勿貳 戰國趙策

夏書曰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勿使壞 左傳文公七年 下同

案古夏書止此四句郤缺引之恐趙宣子不知九歌之義故解之云九功之德皆可歌也謂之九歌九功之說又不可不明故云六府三事謂之九功水火金木土穀謂之六府正德利用厚生謂之三事若今禹謨即古夏書則郤缺何不直引其文而費辭如此也楚詞云啓九辨與九歌王逸注九辨九歌禹樂也禹平水土以有天下啓承先志纘敘其業故九州之物皆可辨數九功之德皆可次序而可歌也覩此則九歌作於夏有天下以後非禹所當告舜者矣

夏書曰地平天成 僖公二十四年 家語五帝德作天平地成

帝舜三十二年命夏后總師 竹書紀年

孟子曰堯老而舜攝史記謂堯得舜二十年而老〔時堯年已屆百齡以外下距殂落八載〕後儒以爲徵庸之後即命攝政非也唐虞皆嘗薦人于天而事有緩急堯戒洪水之災先欲避位自責故得舜而即薦之舜值水土既平之後天下無事故三十三載而後薦禹孟子曰舜薦禹于天十有七年是也且堯之薦舜即欲授以天位舜

之薦禹則欲以待異日史記云舜薦禹于天為嗣是也故二帝皆不得以求攝為言而經傳更不云舜令禹攝惟竹書紀年有命夏后總師之文而僞傳始指為攝案紀年出晚書後二百餘年晉書稱所載自夏以來則以後皆其本書所無而為造晚書者之所增竄以自為地可無疑也至耄期等字既出後世而僞勦尤非聖人之語

夏書曰皋陶邁種德 左傳莊公八年 下同

下文德乃降乃左傳之語晚書誤以為夏書曰疏證

辨之

夏書曰念茲在茲釋茲在茲名言茲在茲允出茲在茲惟帝念功 襄公二十一年

此處夏大臣納誨於天子之辭故其言丁寧諄復而不厭也念者存心之謂上茲以時言下茲以地言念茲之時固在於茲釋茲之時亦在於茲名言允出出身加民皆在於茲如此則心無往而不存矣惟帝念功言心存而天下之理得可久可大之德業成矣帝舜之歌所謂敕天之命惟時惟幾蓋即此意誠千聖

百王相傳之要典也古書散亡猶幸存於傳記乃晚書不知其解而以為贊美皋陶之語遂使日月之光淪入滲城千載不可復覩豈非聖道之厄會哉可為嘆息痛恨者矣

晚書舍此而取荀子精一之說以為道要夫精一非不美也然老莊之流亦皆用之求內外動靜無時無地而不為道之所存學之所在未有如古夏書之數言者也後之學者其審諸

夏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 襄公二十六年

舜曰維予從欲而治　荀子大畧篇

書曰洚水警余　孟子

夏書曰成允成功　左傳襄公五年

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長夫惟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老子

謂之聖不矜矣夫故天下不與爭能　荀子君子篇

天之歷數在爾躬　論語

道經曰人心之危道心之微危微之幾惟明君子而後能知之　荀子解蔽篇

案精一二字亦見荀子是篇曰知者擇一而壹焉又曰精于道者也又曰自古及今未嘗有兩而能精者也合而觀之則晚書所取不出於此可知矣使當日有禹謨之十六字豈不便於徵引荀子何獨舍之而有取於道經邪

允執其中 論語

無稽之言不見之行不聞之謀君子愼之 荀子正名篇

夏書曰衆非元后何戴后非衆無與守邦 周語內史過引

四海困窮天祿永終 論語

先王之書術令之道曰惟口出好興戎 墨子尚同篇

王與葉公枚卜子良以爲令尹 左傳哀公十七年 下同

杜氏解云不斥言所卜以令龜 與昭公十二年枚筮解同 晚書正襲左氏此語孔傳訓爲歷卜則必以枚作个个字經傳所有而以枚作个恐上世未必即有此解也

夏書曰官占唯能蔽志昆命于元龜 哀公十八年

卜不襲吉 哀公十年

帝舜三十三年春正月夏后受命于神宗 竹書紀年

下同

舜薦禹而不命攝恐之說如舛矣使禹不攝而無告廟受命之事則已若其行之亦當不異於舜何則舜之繼堯禹之繼舜其義與世及同舜嗣位即別立其親廟而無毀堯祖廟之理則禹之受命仍當於文祖之廟無疑也今曰神宗其即文祖乎抑舜別立之廟乎以別立之廟命禹則舜無以對堯若即文祖則廟之更名復何義也爲此以增竄紀年而不顧其有所

不受何耶

三十五年帝命夏后征有苗

禹誓曰濟濟有衆咸聽朕言非惟小子敢行稱亂蠢茲有苗用天之罰若予既率爾羣對諸羣以征有苗 墨子

兼愛篇

舜往于田號泣于旻天于父母 孟子 下同

書曰祗載見瞽瞍夔夔齊栗瞽瞍亦允若

當舜之時有苗不服禹將伐之舜曰不可上德不厚而行武非道也乃修敎三年執干戚舞有苗乃服 韓非子

五蠹篇

禹執干戚舞於兩階之間而三苗服 淮南子繆稱篇

舜之時有苗氏不服禹欲伐之舜不許曰諭教猶未竭也究諭教焉而有苗氏請服 說苑君道篇 與韓非子略同

案三苗無道唐虞經理之者不一而足攷之伏書其本末可得而言也堯典竄三苗于三危蓋在洪水未發之時禹貢曰三危既宅三苗丕敘此指已竄之苗君也苗君既盡族以遷而本國則必使知其習俗者

治之其後怙惡不已故至舜之末年復爲分別善惡而去畱之皋陶謨之苗頑弗即工堯典末之分北三苗此指三苗之在其本國者也周書呂刑首言苗民淫刑以取誅絶蓋兼遷竄分北之苗而言合觀諸篇未見舜禹之征苗晚書直據墨子而爲書然墨子所引謂之禹誓或禹受禪後有苗復作亂而往征之則未可知要不得以爲舜世之事也夫王者之師未有不料敵慮勝而可輕用民命者也今不能預知苗民之逆命而挫天威於絶遠不惟無以號令天下又何

以謝吾民乎至於引過以退而乃講求文德抑何見之晚也且苗民誠使干羽可格則亦不能逆命而舞此可無三危之竄矣孰意典謨之間而奚有此迂誕之書邪

文案史記舜禹本紀並不言征苗漢書刑法志上自黃帝涿鹿下至后啟甘扈歷述五代之用兵亦不及之尚書之外此皆確證也韓非子說苑所言猶與伏書舜禹相答之意不遠益覺晚書得誣紀年之非典以記事謨以記言此虞書之體也斯篇以謨名乃

載及受禪徵苗諸大事與臯陶謨之體殊不類況其中復多可疑者而何以爲古文

道德二字德字最古唐虞而骨即有之道字後起且在春秋以上亦無道理道法之解觀三百篇但作道說道路之道可見其在伏生之書惟洪範篇中有云遵王之道亦道路之道也即書傳所引諸逸篇亦莫不皆然孔子而骨如周易文詞中復自道反復其道諸道字乃指其人所出而言亦非道理道法之道也惟周禮中有以道得民以爲道本語周禮多可疑斯

亦在內要之道指理言斷自春秋之後至於道德並稱尤屬後起而天道二字要不常見詩書言天命在在皆是未有言天道者晚書極多道字俱作道理道法解而大禹謨且道德並稱又有天道之說他篇亦多有之愚向拔道德二字之先後而有見於此因附識之

五子之歌

帝太康元年畋于洛表　竹書紀年

夏訓有之曰有窮后羿　左傳襄公四年

書曰民可近也而不可上也周語單襄公引

夏書曰怨豈在明不見是圖左傳成公十六年

夏書曰一人三失怨豈在明不見是圖晉語知伯國引

懍懍焉若持腐索之扞馬家語致思篇　說苑作懍懍焉如以腐索御奔馬

夏書曰惟彼陶唐帥彼天常有此冀方今失其行亂其紀綱乃滅而亡左傳哀公六年

關石龢均王府則有周語單穆公引

禹之總德有之曰不愼厥德天命焉葆墨子非命篇

五章之歌錯雜不倫無以見其必爲太康而作如一章之怨豈在明不見是圖與四章之關石龢均王府則有國語韋昭注關石龢均所以一天下之諸語謂輕重而立民信者此歌用之於義何取諸語謂之直切時事可乎於時后羿有窺竊神器之心太康之敗在不能修君道以自振而反授之以隙作歌者但言馭民而不言馭臣若爲奸賊諱者豈得事情者哉追而擬之固宜有未當矣

惟彼陶唐一章杜預注左傳以爲作於夏桀時今直錄之而刪帥彼天常一語亦於太康之事不合

案總德疑亦古書篇名序闕

允征

仲康五年秋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命允侯帥師征羲和 竹書紀年

書曰聖有謩勳明徵定保 左傳襄公二十一年 下同

夏書曰遒人以木鐸徇于路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正月孟春於是乎有之 襄公十四年

夏書曰辰不集于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 昭公十七年

案伐鼓用幣以救日食符太史告季平子者乃謂正陽之月夏之四月今孟夏也此與紀年所記不同

書曰先時者殺無赦不逮時者殺無赦 荀子君道篇

吾聞之曰作事威克其愛雖小必濟 左傳昭公二十三年吳公子光語

此篇之作以古序紀年爲根據而不得當時用師之由故即所集古書數語已不可謂之切當而火炎崑岡以下藻采繽紛直與魏晉間檄文無異上視甘誓簡嚴厚重大有霄壤之別且渠魁務從何所指序舊

染汚俗全無實證於古序立言之處亦有未合

仲虺之誥

聖人之宏也而猶有慙德 左傳襄公二十九年

以寡君爲口實 楚語王孫圉之言

民生而有欲 汲冢周書文酌解

仲虺之告曰我聞於夏人矯天命布命於下帝伐之惡龔喪厥師 墨子非命篇 一引作帝式是憎用爽厥師

實藩有徒 汲冢周書芮良夫解 又左傳昭公二十八年引鄭書

書曰葛伯仇餉 孟子下同

書曰湯一征自葛始 又作湯始征自葛載 天下信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爲後我

書曰徯我后后來其蘇

仲虺有言曰取亂侮亡 左傳宣公十二年

案左傳凡三引此書襄公十四年晉中行獻子引之則曰亡者侮之亂者取之推亡固存國之道也三十年鄭子皮引之則曰亂者取之亡者侮之推亡固存國之利也合之是年隨武子之引則曰取亂侮亡兼

弱也而兼弱攻昧又爲武子之所自言似本篇當日止此四字而推亡固存皆引書者之申說仲虺之意重取與侮而獻子子皮其意又各有在故也晚書誤連左氏上下文猶大禹謨誤以郤缺之言爲夏書爾學者詳之

其在中蘬注與仲虺同之言曰諸侯自爲得師者王自爲謀而莫己若者亡荀子堯問篇　又見呂氏春秋驕恣篇

親有禮因重固間攜貳覆昏亂左傳閔公元年

湯誥

今天降衷於吳　吳語夫差之言　注衷善也

天有常性　汲冢周書常訓解

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於皇皇后帝　論語

湯誓曰聿求元聖與之勠力同心以治天下　墨子尚賢篇

先王之令有之曰天道賞善而罰淫故凡我造國無從匪彝無即慆淫各守爾典以承天休　周語單襄公引

有罪不敢赦帝臣不蔽簡在帝心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罪在朕躬　論語　周語內史過引湯誓作余

一人有罪無以萬夫萬夫有罪在余一人

案論語自予小子履至此與墨子兼愛篇所引微異

即孔安國注所謂墨子引作湯誓者也然墨子以爲

大旱所禱之辭必有所受而今不可攷矣

案此篇所采國語墨子本書俱作湯誓後人見在今

之湯誥反謂古人誤引夫以臣伐君聖人之所難湯

承舜禹之後而創爲之能不煩于文告乎觀武王之

興既有太誓又作牧誓其難可知竊謂湯誓在舊時

必不止於一篇不可以信今而疑古也此亦序之疏

也

伊訓

伊訓篇曰惟太甲元年十有二月乙丑朔伊尹祀于先王誕資有牧方明漢書律歷志

案漢志所引此篇不知出何書或即孔安國得多十餘篇數內然實晚書之所據也可疑者十二月不知爲夏正爲商正若夏正則不宜書于商之歲首若商正則宜書正月如春秋之例孔傳謂十一月湯崩踰月而太甲即位此大謬也夫堯見災爽位受終文祖

必以正月上日至堯崩舜必俟三年喪畢而後踐天子之位夏制當亦相近何至於商而遂有踰月即位奠殯而告之事速死其親之忍一至於此而謂伊尹爲之乎後漢昭烈崩未踰年而後主改元人以爲孔明之病不知乃古文書法之姧有以啓之也然則何義曰商人以丑爲正旣書元祀則必書其歲首之月而丑月亦必以正月書之理之當然也且越紼而祀先王于方明於禮當用正月而今書十二月者蓋古文伊訓出於漢之中葉校書者見當日史官有以冬

十月書於歲首者而倣其例以黜竄古文不經之甚明乎此則知太甲必非踰月卽位者矣

又案三年喪畢而後卽位孟子可攷者上自舜禹故論語云古之人皆然也至若諒陰三年此正殷制太甲始雖不賢豈能遽棄此禮而顛覆湯之典刑以干冢宰之政乎卽使居喪不克盡禮亦當令其居於倚廬朝夕總諭以觀其動靜由此思之則放桐之舉必在仲壬三年喪畢伊尹歸政之後可知也案太甲居喪三年放桐三年凡六年或疑之曰紀年有太甲在桐七年之語雖未爲確然亦斷斷之可據者

至古書

所謂祀先王咨有牧乃冢宰攝政之事與居憂之嗣君無涉若依晚書則成湯之崩太甲之主其喪久矣何以奠殯卽位而始爲祇見厥祖乎且於元年卽遷諸桐不令居倚廬以終喪自壞諒陰之制又何以教太甲也此皆晚書之可疑者若其沿書序之誤而不知太甲爲嗣仲壬又無論也

百官總己以聽於冢宰 論語

衎我烈祖 詩商頌

商書曰嗚呼古者有夏方未有禍之時百獸貞蟲允及

飛鳥莫不比方矧隹人面胡敢異心山川鬼神亦莫敢不寧 墨子明鬼篇

云方未有禍之時不過桀稍舞貝非便謂禹啓也然則有夏四百年之內賢聖之君蓋亦不下於殷商矣豈徵太康之亂而續禹舊服者乎古籍湮滅難稽而殘編斷簡之存於墨子者豈不誠可寶哉

文王之澤下被禽獸洽于魚鱉咸若攸樂 賈誼新書

上天降災 左傳僖公十五年下同

假手于我寡人 隱公十一年

伊訓曰天誅造攻自牧宮朕哉自亳 孟子

湯以寬治民而除其虐 禮記祭法篇 下同

子曰立愛自親始教民睦也立敬自長始教民順也 祭義篇

書曰從命而不拂微諫而不倦為上則明為下則遜 荀子臣道篇 說苑說叢篇亦云為人上者患在不明為人下者患在不忠

無求備于一人 論語

湯之官刑有之曰其恆舞于宮是謂巫風其刑君子出

繇二衛小人否似二伯黃徑乃言曰嗚呼舞佯佯黃言孔章上帝弗常九有以亡上帝不順降之百殃其家必壞喪 墨子非樂篇

案晚書伊訓自制官刑至降之百殃五采相宣聲出金石視此之斷續晦澀大有閒矣使晚書在墨子前墨子豈肯舍其易讀而取其難通者哉以此知古書自古書而後人之修飾潤色不可掩也

侮聖人之言 論語

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 周易

太甲上

太甲曰顧諟天之明命禮記大學篇　下同

尹吉注吉當爲告曰惟尹躬天注天當爲先見於西邑夏自周有

終相亦惟終緇衣篇

書曰厥辟不辟忝厥祖坊記篇

讒鼎之銘曰昧旦丕顯左傳昭公三年

太甲曰毋越厥命以自覆也若虞機張往省括于厥度

則釋禮記緇衣篇

伊尹曰予不狎于不順孟子

子順對趙孝成王曰其在商王太甲嗣立而于家宰之政伊尹曰惟王舊行不義習與性成予不狎于不順王始卽桐邇于先王其訓罔以後人迷王往居憂允思厥祖之明德 孔叢子

家語孔叢子其出與晩書同時而稍先且晩書竊其語于中以相標榜以爲晩書所據則非也

太甲中

太甲曰民非后無能胥以寧后非民無以辟四方 禮記表記篇

書曰欲敗度縱敗禮 左傳昭十年

太甲曰天作孼可違也自作孼不可以逭 禮記緇衣篇

孟子作天作孼猶可違自作孼不可活

書曰徯我后后來其蘇 孟子

太甲下

克配上帝 詩大雅

辟如行遠必自邇辟如登高必自卑 禮記中庸篇 下

同

古之人有言曰善終者如始 祭統篇

商書曰五世之廟可以觀怪萬夫之長可以生謀 呂氏

春秋諭大篇

說命上

其在高宗時舊勞于外爰暨小人作其即位乃或亮陰

三年不言其惟不言言乃雍 無逸

書曰高宗諒陰三年不言 論語

書曰高宗諒闇三年不言 禮記喪服四制

今本尙書大傳以此文入其說命案禮記注疏皆不

言書爲何篇邢昺論語疏以爲無逸篇文則大傳與

皆稱尹躬似非訓太甲之語蓋卽孟子所謂就湯而說之以伐夏救民者抑或汝鳩汝方之遺文耶太甲上篇所采乃陳夏之必亡此篇所錄乃言商之必克惜其全不可得而見矣

篇名尹告何爲又以咸有一德名篇北亦序之誤也然則鋪張一德乃依序而爲書實不知古書之爲何如也

終始如一 荀子議兵篇

夫善衆之主也 左傳成公六年

慎終如始 荀子議兵篇

一有元良萬國以貞 禮記文王世子篇

案禮記語曰樂正司業父師司成一有元良萬國以貞世子之謂也此語蓋出古文世子篇非尚書之文

咸有一德

天難諶斯 天命靡常 詩大雅

九有以亡 孟子 已見前

尹告曰惟尹躬及湯咸有壹德 禮記緇衣篇

案緇衣兩引尹告此必古有其書而序闕焉又晉中

鄭注爲宋元以後作僞之書可知故今不據

書曰聖作則 左傳昭公六年

昔殷武丁能聳其德至於神明以入于河自河徂亳於是乎三年默以思道卿士患之曰王言以出令也若不言是無所稟令也武丁於是作書曰以余正四方余恐德之不類茲故不言如是而又使以象夢求四方之賢聖得傅說以來升以爲公而使朝夕規諫曰若金用女作礪若津水用女作舟若天旱用女作霖雨啓乃心沃朕心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若跣不視地厥足用傷 楚

語自公子張引其下仍有申論不錄

通於神明韋昭注謂夢見傅說

案三年不承亮陰此子張一時之疏若論語禮記所引乃今無逸篇文而無逸又有所本也

又案亮陰三年周公所據商之何書與論語暨羣書所引爲卽無逸篇文今皆不可攷而亮陰爲王者之居喪則至論語而後見諒闇之爲凶廬則惟見於康成之註喪服四制鄭云諒古作梁楣謂之梁闇讀如鶉鵪之鵪闇謂廬也廬有梁者所謂旣虞翦屏柱楣

也其法儀禮喪服亦云柱楣所謂梁闇此懸諸日月不刊之解也乃偽傳注無逸論語者皆屏而不用而別以信默為訓既曰默又曰不言其語病于複而義不可通猶為害之小者而自杜預出而據之遂使古天子喪親之重禮一朝灰滅釋衰麻而為心喪古今之禍未有烈于此者偽傳於無逸既以信默訓亮陰而說命則曰王宅憂亮陰三祀是為此書者不知亮陰之即居喪也尚謂不足以盡信默之義故又曰既免喪其惟不言以為高宗不惟信默于三年之中而

猶信默於三年之外其竊取圖讖附會異說無足多辨惟是舍梁闇之正解遵心喪之邪論以瀆聖典而斁彝倫噫亦甚矣且譏杜氏之失者有人而知晚書之非者無有豈非杜氏短喪而喪存後人僞經而喪亡耶不有康成之注禮何以救藥

高宗卽位諒闇三年不言卿大夫恐懼患之高宗乃言曰以余一人正四方余惟恐言之不類也茲故不言　呂氏春秋重言篇

木受繩則直人受諫則聖　家語子路初見篇　木受繩

則直又見荀子勸學篇

說命中

先王之書相年之道曰夫建國設都乃作后王君公否用泰也輕此字誤宜作立字大夫師長否用佚也維辯使治天均墨子尚同篇

辯與編通均平也天均上天均平天下之道也墨子既引古書之言其下即解之云此語古者建設國都立正長也非高其爵厚其祿富貴佚而錯之也將以爲萬民興利除害富貴貧寡安危治亂也此雖不知

於古為何書然高古渾雅非商周以寿不能作入後人手改竄凡近不足觀矣

兌注兌當為說命曰惟口起羞惟甲冑起兵惟衣裳在笥惟干戈省厥躬 禮記緇衣篇 下同

兌命曰爵無及惡德民立而正事純而祭祀是為不敬事煩則亂事神則難

書曰居安思危思則有備有備無患 左傳襄公十一年 下同

啓寵納侮 定公元年

非知之實難將在行之 昭公十年

非知之難行之難 司馬林

說命下

小乙六年命世子武丁居于河學于甘盤 竹書紀年

案晚書據紀年者數事或於古籍絕無徵驗國語云武丁入河蓋即無逸所謂舊勞於外爰曁小人者也若學於甘盤他書所無且小乙必以甘盤爲賢而後命世子從之學又何以不舉而用之而使隱處於河干乎無逸又云在武丁時則有若甘盤是甘盤者小

乙之所不知武丁之時方見用豆而謂紀年可信乎

觀禹謨說命數事晚書始因紀年出而後作使汲冢

不發則作者之志怠矣

必交修余無余棄也 楚語 餘見上篇

案此白公申論武丁命說之辭交修卽指若金若津

水以下二語非書所固有也

古人求多聞以監戒 汲冢周書芮良夫解

兌命曰敬遜務時敏厥修乃來 禮記學記篇 下同

兌命曰學學半

允命曰念終始典于學 又見文王世子篇

對揚王休 詩大雅

奉揚天子之丕顯休命 左傳僖公二十八年

泰誓上

天子惟民父母 汲冢周書芮良夫解

刳剔孕婦 墨子明鬼篇

維武王勝殷撫國綏民乃觀於殷政 汲冢周書大聚解

大明之道之曰紂越厥夷居不肎事上帝棄厥先神祇

不祀乃曰吾有民無廖僇務天下 墨子天志篇 又見

非命篇

書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曰其助上帝寵之四方有罪無罪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 孟子

同德度義 左傳昭公二十四年

泰誓曰紂有臣億萬人亦有億萬之心武王有臣三千而一心 管子法禁篇

泰誓之言然曰小人見姦巧乃聞不言也發罪鈞 墨子尚同篇

泰誓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 左傳襄公三十一年 又

見周語單襄公引

泰誓中

我卜河朔黎水 洛誥

播棄黎老 墨子明鬼篇 下同

泰誓之言於去發曰為鑑不遠在彼殷王謂人有命謂敬不可行謂祭無益謂暴無傷 非命篇

泰誓曰朕夢協朕卜襲于休祥戎商必克 周語單襄公引

泰誓曰紂有億兆夷人亦有離德余有亂臣十人同心

同德 左傳昭公二十四年 又見成公二年 予有亂

臣十人 又見論語

雖有周親不如仁人百姓有過在予一人 論語 又見

墨子

泰誓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 孟子 下同

泰誓曰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則取于殘殺伐用張于湯

有光

若崩厥角稽首

泰誓下

泰誓之言于去發曰惡乎君子天有顯道其行甚章 墨子非命篇

自絕于天 史記周本紀泰誓

斮朝涉之脛 淮南主術訓 下同

剖賢人之心 俶眞訓

乃斷棄其先祖之樂乃爲淫聲用變亂正聲怡悅婦人 史記周本紀泰誓

上帝不順祝降其喪 墨子非命篇

德則民戴否則民讎 汲冢周書芮良夫解 下同

害民乃非后惟其讎

周書曰民善之則畜也不善則讎也　呂氏春秋適威篇

泰誓曰獨夫紂　荀子議兵篇

書曰樹德莫如滋除害莫如盡　戰國策秦策客卿勸穰侯

上句又見左傳哀公元年

泰誓曰文王若日若月乍照光于四方于西土　墨子兼愛篇

泰誓曰予克紂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紂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　禮記坊記篇

以墨子攷之古泰誓三篇分之而別有大明去發之名上篇所采見天志篇又見非命篇者大明之文也中下二篇所采見非命篇者去發之文也晚書未詳其義遂以去發一篇之辭分竄兩篇之內不知墨子所述秦火以歬之書泰誓大明去發初不相紊也案竹垞朱氏之論如此

武成

惟一月壬辰旁死霸若翌日癸巳武王乃朝步自周于征伐紂 漢書律歷志引武成 下同

惟四月既旁生霸粤六日庚戌武王燎于周廟翌日辛亥祀于天位粤五日乙卯乃以庶國祀馘于周廟

古武成逸篇所記月日以漢志及國語注攷之周師初發以殷十一月二十八日戊子於夏爲十月戊子後三日得周正月辛卯朔於殷爲十二月夏爲十一月二日壬辰三日癸巳武王始自鎬京東行二十八日戊午度孟津二十九日己未晦二月庚申朔徐廣注周本紀曰二一作正此建丑之月殷之正月周之二月也四日癸亥至牧野夜陳甲子昧爽而合是歲

閏二月庚寅朔三月己未朔漢志二日庚申孔穎達誤以爲朔四月己丑朔二十二日庚戌二十七日乙卯死魄朔也生魄望也

書傳引泰誓最多而絕無引武成者蓋其書主於侈陳俘馘不足爲訓故也後之補造武成者不達此指而采他逸書正大典則之語爲之失之遠矣月日則直據漢志所引加以改竄故有異同逸篇云四月庚戌武王朝至燎于周廟是武王於四月二十二日始歸周京晚書謂朔後三日即至于豐丁未祀廟庚戌

柴望此有意改竄以示不僞而不知武成逸篇之尚存也

縱馬於華山之陽放牛於桃林之虚 史記周本紀

執豆籩逡奔走 禮記大傳篇 又詩周頌駿奔走在廟

大國畏其力小國懷其德 左傳襄公三十一年

文王受命之九年 汲冢周書文傳解

孔穎達曰劉歆三統歷謂文王受命九年而崩漢書律歷志載其說於是賈逵馬融王肅韋昭皇甫謐皆悉同之故帝王世紀云文王即位四十二年歲在鶉

以受爲受命之元年始稱王矣乃引周書云云至伏生司馬遷以爲文王受命七年史記今本誤作十年而崩鄭康成不見古文尚書故依書傳史記爲說案孔氏謂世紀所引周書即汲冢周書也司馬遷嘗見此書周紀載有汲冢語而不用其文未詳何故然七年九年二說雖殊而以爲受命改元則同以爲稱王尤謬攷大雅文王之序云文王受命作周也此但言文王之興周道本之受命於天目凡帝王之興此語皆可通用而獨文王乎人君之事莫大于即位故武王雖克殷而不改

元伏書無逸篇云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國五十年吾聞文王即位而已受命矣未聞四十二年而再受命也史記周本紀云詩人道西伯蓋受命之年稱王而斷虞芮之訟斯言也蓋漢初之說詩者因文王之序而附會於緜之卒章以為如是而始謂之受命則不可以不稱王而改元矣夫中年改元末季之陋制也而謂文王有之且殷命未改而以莽操所不為者加之文王其誣聖之罪尚可言乎司馬遷不知說詩之誤而筆之於書劉歆見周書而據以為三統

謂文王之再改元遂謂武王即位而不改元要皆荒誕之甚者晚書專用異說大有病於義理不可以不辨且隋唐間人謂皇甫謐得古文作帝王世紀往往載二十五篇之書而此處反引汲冢則所謂古文者源流之不可信此又非其一證與

第者武王將事泰山隧傳曰泰山有道曾孫周王有事大事既獲仁人尙作以祗商夏蠻夷醜貉 墨子兼愛篇

下有雖有周親四句

隧傳未詳其義蓋祀山之祝文也有道指泰山之神

而言晚書以武王自稱有道曾孫恐無此理

徵武王數紂之罪以告諸侯曰紂為天下逋逃主萃淵藪 左傳昭公七年

案武成非誥誓之體乃遭周之後紀政事而作也況左氏明言數紂罪以告諸侯其應在古泰誓中無疑

有攸不為臣東征綏厥士女匪厥玄黃紹我周王見休惟臣附於大邑周 孟子

觀此書首尾似宜作於成王伐淮夷踐奄之時以序攷之孟子所引蓋成王政篇中之語也豈武成所宜

有哉

無作神羞　雖爾有神裁之　左傳襄公十八年晉中行偃禱河之詞

殷商之旅其會如林　詩大雅

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　孟子

晚書用孟子此語其謬有四案血流杵乃孟子形容多殺之辭非書中所固有一謬也史記云紂師雖衆皆無戰之心又云紂師皆倒兵以戰以開武王是周之克殷雖曰兵不血刃者矣今曰血流漂杵不合于

事實二謬也凡死戰以禦敵則或致多所殺傷今曰
犇徒倒戈而多殺後卒豈紂師開武王者專在犇而
殊死戰者專在後乎三謬也又古武成乃言武王討
紂餘黨如伐奄滅國五十兵威所至之盛非謂與殷
人戰也四謬也

壹戎衣 注衣讀如殷聲之誤也 而有天下 禮記中庸篇

釋箕子之囚表商容之閭封比干之墓散鹿臺之財發
鉅橋之粟 史記周本紀

案此幷犇縱馬放牛數事雖見書傳不一今以周本

紀爲正

周有大賚 論語 下同

所重民食喪祭

案論語此句在謹權量以下安國注以爲總言二帝三王之治道今之武成目爲周政孔氏自岐其說何邪

此篇先後失倫晚書所無頴達謂安國取錯亂磨滅之書而訓解之恥而不言不知此乃造書者有意顛倒其章次而欲人信爲古書耳

旅獒

昔武王克商通道於九夷百蠻使各以其方賄來貢使無忘職業 魯語仲尼辨肅慎氏之矢 又見家語 下同

先王欲昭其令德之致遠也以示後人使永監焉

古者分同姓以珍玉展親也分異姓以遠方之職貢使無忘服也

案一則太保之戒貢獒一則孔子之辨楛矢時與事皆異而何其文之同也此篇所本其較然著明矣乎

民不易物惟德繄物 左傳僖公五年引周書

遠格而邇安 汲冢周書程典解

譬如爲山未成一簣 論語

微子之命

繼世以立諸侯象賢也 儀禮冠義

齊聖廣淵 左傳文公十八年

湯以寛治民而除其虐 禮記祭法篇 已見前

余嘉乃勳應乃懿德謂督不忘 左傳僖公十二年

蔡仲之命

降辟三叔　囚蔡叔于郭凌　汲冢周書作雒解

以車七乘徒七十人其子蔡仲改行帥德周公舉之以爲己卿士　左傳定公四年　下同

王曰胡無若爾考之違王命

周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　僖公五年　又見賈誼新書

書曰愼始而敬終終以不困　襄公二十五年

周官

成王十九年王巡狩侯甸方岳召康公從歸于宗周遂

正百官 竹書紀年

榦不庭方 詩大雅

有虞氏官五十夏后氏官百殷二百周三百 禮記明堂位篇

坐而論道謂之王公 周禮攷工篇

宰相上佐天子理陰陽 漢書陳平語

萬國咸寧 周易 巳見前

不必備惟其人 禮記文王世子篇

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 論語

君陳

成王十一年命周平公治東都 竹書紀年

沈約注周平公即君陳周公之子

令德孝恭 周語單襄公之言

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 論語

案古書本以孝乎惟孝爲句漢後屬文者亦多承用

包咸注此美大孝之辭而造僞書者不知蓋其時始

失論語之句讀也

黍稷非馨明德惟馨 左傳僖公五年引周書

君陳曰未見聖若己弗克見既見聖亦不克由聖 禮記緇衣篇

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也 論語

君陳曰出入自爾師虞庶言同 禮記緇衣篇 下同

君陳曰爾有嘉謀嘉猷入告爾君于內女乃順之于外曰此謀此猷惟我后之德於乎是惟良顯哉 坊記篇

公曰宥之有司曰在辟 文王世子篇

無求備于一人 論語 已見前

必有忍也若能有濟也 周語富辰引書

畢命

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朏王命作策豐刑 漢書律歷志

康王十二年夏六月壬申王如豐錫畢公命 竹書紀年

案周書紀年月者七篇洪範金縢召誥洛誥多士多方顧命也洪範紀十有三祀重武王之訪道言克殷不足喜而得箕子為可喜也稱祀而不稱年若殷尚存明武王不敢臣箕子也金縢紀既克商二年言天下未定不可以無武王此周公之所為願以身代也惟此二篇紀年餘五篇篇首惟紀月營洛之事大矣

成之終康之始尤大而皆不紀年蓋古人之書不屑
屑於紀年如此也畢命之作不得大於營洛今書但
襲漢志所引之文而不改周書常例惑矣

君子能勤小物　晉語知伯自言

章義癉惡　禮記緇衣篇

樹之風聲　左傳文公六年

求其放心而已矣　孟子

不剛不柔　詩商頌

案同一畢命也書序以爲康王冊命畢公分居里成

周郊同史記漢志以為王命作策豐刑竹書紀年以為錫畢公命鄭康成又以為有冊命霍侯之事是兩漢之世畢命已有四矣莫由辨其是非而識者之所追咎則獨枉晚書襲書序之誤以增後世之惑也大洛邑為周之東都成王周公之時謂之新邑謂之東土謂之東國洛不閒成周之名其稱成周蓋在平王東遷而後何則成周宗周皆指周天子之居而言鎬京亦曰成周衛世家管叔欲攻成周是也洛邑亦曰宗周孔悝鼎銘即宮于宗周是也洛邑雖曰東都而其時周王未嘗居之則不得曰成周也觀書序

[illegible]以洛邑爲成周則知其出於秦漢之間明矣僞畢命逸篇尙存其眞僞亦當以是辨之而不在其他序仍有可疑者君陳序曰分正東郊成周此篇又云成周郊夫東郊不可以爲東郊也周郊又何不成而宜成反復求之其義皆不可通晩書不能闕如乃以東郊成周分而爲二以成周之衆係屬東郊成周何地東郊又何地邪孔傳一則曰成定東周郊境一則曰安理治正成周東郊詞意愈以齟齬康成以命霍侯與序不相應爲非而豈知後世之書殆有甚於此

者至漢志之畢命豐刑本非序所云分居里成周郊者何以言之攷諸顧命成王末年畢公已領東方之諸侯於時東都甚重治此者君陳之後非畢公而誰何至康王之十二年而始有是命乎古書蓋以他事命畢公而非為成周也晚書出而乃以其年月合之書序便書序既失其書中之意而漢志復喪其豐刑之說在害於序與志猶可言也其刺謬於顧命不可言也而謂可與伏書竝行哉

君牙

君雅曰夏日暑雨小民惟曰怨資注資當為至冬祁寒小民

亦惟曰怨　禮記緇衣篇

圖難于其易　老子

書曰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佑啟我後人咸以

正無缺　孟子

　罔命

惟大人為能格君心之非　孟子

國則罔有立政用儉人　立政

附今古文尚書授受源流

愚著訂疑既畢見新鐫秀水朱氏經義攷載此
源流喜其詳明辨論復多與愚書相發因附錄
焉

伏勝今文

伏氏弟子

太子家令潁川鼂錯　博士濟南張生　千乘歐
陽生和伯　臨淮太守魯孔安國子國家語後序云安國受

尙書于
伏生

鼂錯弟子

丹陽都尉汝陰何比干少卿何法盛中興書少作長

張生弟子

都尉魯夏侯氏　郡守洛陽賈嘉　魯周霸

夏侯都尉弟子

昌邑王太傅魯夏侯始昌

夏侯始昌弟子

太子太傅東平夏侯勝長公

夏侯勝弟子

太子少傅東平夏侯建長卿　又事歐陽高　光祿

數對周堪少卿　褒成君魯孔霸次孺　丞相建

武侯陽夏黃霸次公

周堪弟子

博士魯國牟卿　列卿長安許商長伯

孔霸弟子

霸授漢元帝及子光

牟卿弟子

丞相博山侯魯孔光子夏

許商弟子

劉卿沛唐林子高　博士平陵吳章偉君　劉卿重泉王吉少音　博士齊炔欽幼卿

吳章弟子

御史大夫平陵云敞幼孺西京雜記云作曹

治大夏侯氏書

太尉參錄尚書事北海牟融子優　鮭陽鴻恩案鮭陽鴻字孟孫中山人官至少府後漢書儒林傳云治孟氏易不言治書未詳何以載之　侍中領騎都尉平陵賈逵景伯　司隸校尉南陽宋意伯志　大司農定陶張馴子儁以上范氏後漢書　議郎

臨淄吳良大儀劉氏東觀漢記　晉江陽太守蜀郡何隨

季業常氏華陽國志

夏侯建弟子

少府平陵張山拊長賓

張山拊弟子

黃門侍郎平陵李尋子長　關內侯光祿大夫領

尚書事平陵鄭寬中少君　廣陵太傅山陽張無

故子孺　城陽內史信都秦恭延君　膠東相陳

留假倉子驕

鄭寬中弟子

御史大夫東郡趙元　水衡都尉扶風班伯

張無故弟子

新太傅沛唐尊伯高

秦恭弟子

博士魯馮賓

治小夏侯氏書

大司徒司直蘭陵王良仲子　後漢書　咸陽閻葵廉

仲潔　洪氏隸釋

歐陽生弟子

御史大夫千乘兒寬

愚案漢書稱歐陽大小夏侯氏學皆出于寬其門徒星羅雲布于二漢之世可謂盛矣又受業于孔安國與聞乎古文之傳寬一身出入孔伏之門然二十八篇之外又有所謂尙書與孔傳者終不聞出一言以詔後世何永嘉以後之紛紛也隋志謂安國私傳其業於都尉朝何朝之幸而寬與司馬遷之不幸邪盍攷其源流而思

之

兒寬弟子

千乘歐陽生之子傳曾孫高子陽高孫少府地餘

地餘子新室講學大夫政自歐陽生八世至大司

徒夜侯歙正　　魯蘭卿愚案儒林傳大夏侯勝又事蘭卿

歐陽高弟子

太子太傅濟南林尊長賓

林尊弟子

丞相關內侯平陵平當子思　信都太傅梁陳翁

生

平當弟子

博士九江朱普公文　司隸渤海鮑宣子都

陳翁生弟子

博士瑯邪殷崇　右扶風楚襲勝君賓

朱普弟子

太常關內侯沛桓榮春卿　議郎彭閎作明　議

郎吳郡皋宏恭卿

桓榮弟子

虎賁中郎將南昌何湯仲弓　侍講九江胡憲
少府潁川丁鴻孝公　九江鮑駿　汝南張酺孟
侯　太常桓郁仲恩子大鴻臚陽平侯焉叔元馬
孫御史中丞關內侯典公雅

丁鴻弟子

鄿長陳留陳弇叔明　太尉彭城劉愷　北海巴
茂　太常九江朱倀

桓郁弟子

太尉宏農楊震伯起子太尉秉叔節

桓焉弟子

司空祁鄉侯江夏黃瓊世英　司空臨晉侯宏農

楊賜伯獻

楊震門生

虞放　陳翼

歐陽歙弟子

郎中平原禮震仲威　新息高獲敬公　諫議大夫濟陰曹曾伯山子河南尹祉

治歐陽氏書

宏農楊寶　兗州牧屯騎鮑永君永　諫議大夫

堵陽尹敏幼季　中散大夫臨濟牟長君高子博

士紆　潁川太守長安宋登叔陽　太尉朱寵

大司農酒泉張奐然明 以上范氏後漢書　太尉河內杜

喬叔榮　議郎南陽宗資叔都 謝氏後漢書　郎中鄭

固伯堅　綏民校尉領出紅長熊喬漢舉　成陽

閻葵龔叔謙　河南尹任城景君步兵校尉景君

郯令景君三世傳業 洪氏隸釋　郎中王政季輔 洪氏隸續

丹水丞汝南陳宣彥成 漢建平四年碑明成化中出載于李氏丹浦款

孔安國古文

孔安國弟子

都尉朝　兒寬　中書令河內司馬遷子長

都尉朝弟子

膠東庸生名譚

庸生弟子

博士部刺史清河胡常少子

胡常弟子

右扶風掾虢徐敖

徐敖弟子

王璜忠案璜字平仲　平陵塗惲子真

塗惲弟子

河南桑欽君長桑或作桒

案魯壁古文安國雖以授都尉朝兒寬司馬遷當時頒行學官者伏生二十八篇疑安國所授亦止於此遷史本紀世家所載諸篇是已若增多之書未奉詔旨立博士設弟子安國不敢私

授故自膠東庸生以下至於桑欽其師傳歷歷
可數中如胡常塗惲東漢之初頗有習其業者
然所授始亦止二十八篇而已此終漢之世不
見增多之書也
慁案增多十六篇孝平新莽之世曾立學官其
時儒林道喪又以其事出于莽歆恥復道之故
見猶不見矣亡于建武者疑不獨武成也

蓋豫古文

徐州刺史蓋豫以授陳留太守汝陽周防偉公

愚案東漢古文頗有不知所由來者如丁鴻傳但言習歐陽尚書而楊倫師其古文教授門徒甚盛鴻之所出未可考也此舉蓋豫以例其餘

曰

杜林漆書古文

大司空扶風杜林伯山以授濟南徐巡東海衛宏林同郡賈逵爲之作訓馬融作傳鄭元注解

案北海鄭氏注解古文本扶風杜氏漆書 愚案此語雖本後書然未確 初非安國壁中書也唐孔氏正義引

康成書贊云我先師棘下生安國亦好此學衛賈馬二三君子之業則雅才好博既宣之矣故衛賈馬三君皆治漆書非膠東庸生所傳本愚案此語未盡確乃謂鄭意師祖孔學而賤夏侯歐陽等何其謬論與愚案此駁甚是鄭志張逸問云先師棘下生何時人鄭荅云齊田氏時善學者所會處也齊人號之棘下生無常人也然則特汎言之耳人無常人安得有其書乎況安國古文衛賈馬鄭諸儒實均未之見也愚案此語未確豈許慎作說文亦可云未見邪

但所見惟二十八
篇斯爲平當之論
愚案後書賈逵父徽受古文尚書於塗惲是惲
之弟子不獨桑欽也二漢言古文尚書必推本
於安國東京之初杜林雖以漆書倡導古學其
本不應與安國有異至林所授者乃衛宏徐巡
等而賈逵則自傳其父業或更以林本參較值
肅宗特好古文尚書逵又數爲帝言遂撰諸家
同異逵生徒受業而古文遂行於世其後逵自
作訓馬鄭相繼爲之傳注是逵父子由塗惲以

上接安國之傳而馬鄭諸儒之古學不可謂其盡出於杜林明矣朱氏削除賈徽以致先後承接失傳蓋疾孔穎達之虛誕欲以此辭而闢之也愚謂東京古文之學賈逵以其世業上合主好下爲儒宗馬鄭繼之所注皆在伏生篇數之內不聞有所謂十六篇與二十四篇者以此證晚書之僞乃爲拔本塞源而賈氏之出于塗惲所關甚鉅於是乎在矣朱氏起而輕爲削除且疑杜林爲別傳自壞其牆壁而開他人之門戶

豈不異哉

孔僖古文

後漢書孔僖字仲和魯人自安國以下世傳古文尚書元和二年春帝東巡狩還過魯幸闕里以太牢祠孔子及七十二弟子作六代之樂大會孔氏男子二十以上者六十三人命儒者講論遂拜僖郎中召僖從還京師使校書東觀

荼韋昭杜預以逸諸儒箋釋遇伏氏所無之文輒曰逸書其爲古文尚書者或出于蓋豫或本

於杜林要非安國之書也惟范氏孔傳傳謂自安國以下世傳古文尚書連叢子亦載孔大夫與僖子季彥問答大夫曰今朝廷以下四海之內皆為章句內學而君獨治古義盍固已乎季彥答曰先聖遺訓壁出古文臨淮傳義可謂妙矣而不在科策之例世人固莫識其奇矣賴吾家世世獨修之（愚案此皆晉宋以後假託附會之語似不足辨）若是則壁中之書傳家具存矣獨怪肅宗幸魯遇孔氏子孫備具恩禮僖家既有臨淮傳義其時上無

挾書之律下無偶語之禁何不於講論之頃一進之至尊或上之東觀乃祕不以示人乎竊意僞家古義亦止伏生所授諸篇而二十五篇之增多則皆出於其後也

東漢治古文書

尹敏　孫期　丁鴻　河南尹中山劉祐伯祖

長陵令張楷公超　徵士宛孔喬子松　安成周磐堅伯　愚案仍有東郡張恭祖鄭康成所從受古文尚書者

以上皆非孔氏書　愚案此語亦未確

晉孔氏古文

高士朝那皇甫謐士安　太保鄭沖　扶風蘇愉

休預　城陽太守天水梁柳洪季　城陽臧曹彥

始　豫章內史汝南梅賾仲眞

案孔氏書傳授受正義本之晉書今本晉書無

之

愚案新唐書及會要隋書修於貞觀二年至十

年時與梁陳齊周五代同修論撰有孔穎達此晚書之始末

所由得載也正義修定與之同時故其言與隋

志同而加詳焉晉書之修在二十年其時無穎達蓋已沒遂於梅賾獻尙書傳與二十五篇之出於何時皆從刊落豈令狐德棻李延壽等雖竝與二史之事未幾而間有言其渺茫者故不得已而闕疑於此與抑晉書成於御撰而出于文皇之獨斷非史臣所得豫與若穎達所謂晉書則今不可得而見矣

晛書訂疑卷下終